

## 穿过荔枝树的虫眼（外三首）

文 / 李双鱼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诗歌铜奖

二三月开花  
雨如果下得太密  
势必会影响果子的发育  
是的，养蜂人昨天还用一架  
虚无主义的飞机  
从乡下运来了一群  
信奉实用主义的造蜜者  
它们就在一片荔枝林里  
为花香的浓度而辩论不休  
我的脑瓜子  
一天天嗡嗡个不停  
穿过荔枝树的虫眼  
母亲突然向我走来  
她年轻的翅膀  
仿佛要拥抱我  
有人喊我树先生  
一语惊醒梦中人  
一条尚未打通的道路  
规划的图纸化为乌有  
我是我的乌托邦

我是我的神  
当我尝过生活的甜  
也就原谅了世间的苦

### **与一株芭蕉的对话**

今日，你昂扬的叶片  
被劈头一场雨  
润得有些措手不及  
假如那间瓦屋  
在祖母灵魂的护佑下  
能够坚而不倒  
我想在那里  
听雨打芭蕉  
也算是一桩美事  
别看我低垂着  
为一条溪水的婉转而花痴  
我特别能够容忍  
你以雅集之名  
行聊赖之实的可爱  
在你宽大的袍子之下  
举出一只绿色的酒杯  
我最亲的芭蕉兄弟  
我有几朵野花  
不知当发不发

### **萱草花开时**

忘忧之说  
可能不过是一种附会

比之母亲  
我认为还算妥帖  
某年春日  
母亲在厨房之外贴墙处  
置一口破损的水缸  
填满了黑泥  
种下一株萱草  
任由日月照耀  
渐渐长成一尺多高  
花开之时  
正值我远游归来  
母亲摘取黄花数朵  
与鸡蛋煮汤  
我埋头慢食  
不敢抬头对望  
生怕眼泪夺眶

### 乡村之夜

纵横古老中国的高铁  
可以轻易拉近  
乡村与城市之间  
遥相对望的二元空间  
没有人愿意一直谈论撕裂感  
进城的人和返乡的人  
彼此有时可能互换身体  
我曾经在一首诗里  
将我死去的祖母  
形容为换一种新生活的蛇  
这不是一种新鲜的体验

而是一种浸入式的生活  
我那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  
在儿时的梦魇中  
被具象为一盏又一盏的萤灯  
透窗的虫声  
以及长长的甚或有些陈迹的鸟啼  
都是不可更改的注脚

发表于《诗歌月刊》2021年第1期